

教制忽視德育 釀「學高格低」

鄭慕智批「一試定生死」應糾正免「教出」暴力青年

教育被視為促進社會流動及發展的關鍵，香港近年推出新高中學制、免費幼教等改革，推動教育改進。曾領導教統會、免費幼教委員會等多個重要教育諮詢組織、去年獲頒大紫荊勳章的鄭慕智，多年來協助政府制訂多項教育政策；回顧教育的發展歷程，他直言現時社會風氣及教育制度仍然限於「一試定生死」，學生為考入大學疲於奔命，亦令中小學的操練文化成惡性循環，更忽略了德育及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結果造成小部分年輕人「學識高，品格低」的惡果，社會應糾正過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希雯、鄭伊莎

身為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的鄭慕智，與教育相關的公職多不勝數。早在1996年已加入香港最重要的教育諮詢組織教委會及教統會，在兩者合併前擔任了6年教委會主席，至於後者則曾任委員16年之久，2009年起當上主席至2015年卸任，其間更曾任免費幼教委員會主席。同時，他亦曾任多所大學及中學校董會主席，現為恒生管理學校務委員會主席等。

公開試是根深蒂固問題

鄭慕智多年來為不少教育政策出謀獻策，見證及推動教育發展，對於本港教育制度，他認為，公開試是根深蒂固的問題之一，「現在的教育風氣仍然很封建，大學收生制度似科舉，令中小學的操練文化一成不變。」

傳統科舉制度成敗影響一生，故科場失意對文人打擊重大。現時香港每年應考文憑試的考生近六萬人，但只有一萬多人可獲資助大學學位，學生從小就被灌輸「入大學才算是成功」的錯誤觀念，習慣操練試卷及背誦課本。

鄭慕智認為，這種「一試定生死」的制度與「科舉」相似，「如果不轉變這種制度，香港的操練及補習風氣難以有所改變。」

應借鑒美英「性格配學科」

鄭慕智提到，美國及英國的大學有專業收生團隊，重視每名申請學生的整體條件，包括校長推薦及其他技能等，「物色到合適的學生，他們先派出有條件取錄，只要求學生達到某個基本的分數」，此舉可避免只取錄成績優良，但性格與學科錯配的學生，值得香港借鑒。

批傳統觀念視職教「次等」

除了制度外，鄭慕智認為傳統觀念的影響亦是另一問題，例如歐洲的職業教育做得好，社會予以尊重、接受度高，並不認為大學畢業才是成功，反之本港家長卻視職業教育為「次等教育」，對多元出路認識不多；社會亦以「金錢掛

帥」，吹捧高學歷賺取可觀收入，有富裕物質生活才是「完整人生」；「大人或小朋友都放自己入『壓力煲』，忘了在讀書或工作以外，應保留休息及享樂的時間。」

應認同不同價值「成功」

「社會需要對『成功』有不同定義，並對不同價值給予認同。」他指，現有的教育模式其實已轉變成「multiple exit and entrance」（多重進出），容許有意進修的人，在整個學習階梯中隨意加入，或按需要停學。

他期望，家長和學生不要盲目跟從單一升學模式，「部分同學希望中學畢業後先工作，過幾年又想進修，就應按自己的性格和興趣，選擇合適的地方發揮。」

「少一堂學做人 後果嚴重」

談及學界現況，近年一小撮學生動輒以暴力衝擊表達不滿，令鄭慕智感到失望，他語重心長地說：「雖然教師工作



鄭慕智多年來協助政府制訂多項教育政策。 彭子文攝

繁重，但我認為教少一堂書不會死人，教少一堂如何學做人，後果卻可以很嚴重。」他指，部分年輕人雖然學識高，卻欠缺品德修養，行事與其身份不相稱：「例如隨便說粗言穢語，這是不懂尊重自己及他人的表現。即使雙方意見不同，亦不應該以衝擊或暴力威迫他人接受其意見。」

他強調，德育及公民教育意義重大，需要社會、學校、政府及家長共同合作，才得以發展及推廣，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免費幼教須持續可行

免費幼稚園教育於鄭慕智有份參與提建議的教育政策中，可說是最受重視的項目，並即將於今年9月新學年落實推行。對於有意見質疑免費幼教並非「完全免費」，鄭慕智解釋說，計劃難以十全十美，「未必可滿足每個單位的需要，但要『持續可行』，就要加入多方意願，取得一個最能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

鄭慕智指出，幼兒階段的教育對學童日後的成長至關重要，故需制訂「持續可行」的方案，讓學童無分階級背景，得到同樣的栽培機會。今年正式推行的免費幼教計劃，以「人頭」計算資助，每名合資格半日制學生獲33,190元資助。

他認為，幼稚園教育不可能如中小學般，硬性規定班級規模，「相反更應多元化發展，因應孩子潛力及興趣作調整。」但現時幼稚園園舍普遍較小，相信未來政府會從規劃入手，預留土地興建幼稚園。

市場會自動調節幼師薪酬

對於部分幼師擔心政府未有設定幼師薪級表，轉職時年資或不獲重視，失去競爭力，鄭慕智認為這是過度憂慮，「即使是商界，任何公司亦不可能不重視員工的經驗，而且香港有很多間幼稚園，市場會自動調節。」

教育政策固然會影響孩子的未來，但家庭教育同樣重要。鄭慕智認為，現時社會的催谷風氣過盛，部分家長對孩子的教育與學校的理念背道而馳，如盲目跟風操練孩子學業，「有些基層家長，就算死慳死抵也要讓子女上補習班」，生怕孩子會「輸在起跑線」。

倡整合資源 推幼教研究

鄭慕智建議，社會可整合資源，循家庭教育改善催谷情況，由於幼兒時期是家長最投放心力栽培的階段，政府應加以推動。

他舉例指，位於馬灣的挪亞方舟是一大型教育中心，政府可透過派發如「voucher」（現金券）的形式，鼓勵幼稚園教師借家長及學童在假日時前往，加強家長教育，正視愉快學習的重要性，並傳遞生命價值等意識。

他又建議，政府要鼓勵大專院校更積極從事幼兒教育研究，讓學界能受惠於有關學與教成果，令學童得到全人發展。

■記者 吳希雯、鄭伊莎

有希望有動力 捱麵包向上流

被稱為「公職王」、現年66歲的鄭慕智為社會知名人士，風光背後，原來年輕時也曾「捱麵包」度日。鄭慕智成長於上世紀60年代，來自普通家庭，大學二年級時父親有份經營的船公司不幸倒閉，令他要節衣縮食才可勉強生活，經過一番努力才可向上流動。

面對突如其來的家庭窘境，鄭慕智憶述指，自己當時要努力保持學業成績，

因一旦留班，便要交多一年學費，「當時平日三餐只能吃麵包，只有逢星期五晚，我才會到港大附近的莎厘娜餐廳吃一個正式的西式晚餐，鼓勵自己。」

為幫補家計，他曾到夜校任教，在港台兼職及車房做文書工作等，以賺取生活費。雖然日子難捱，但他認為抱着希望便有動力：「始終覺得將來有希望，做人需要看長遠點，訂立實際的目標，憑毅力捱過去。」其後努力考取律師牌

照，逐級而上，現已是一律師事務所的首席合夥人。

教女嚴謹 賞罰分明

鄭慕智現為兩女之父，對於子女的教育，他笑言對大女管教較嚴謹，而因兩女年紀相隔十年，管教的心態都有改變，但賞罰分明的原則不變。為讓女兒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他特別在女兒年幼時，花時間與她們制訂作息時間表，編排看新聞和

閱讀時間，而不看電視劇。即使兩女現已長大，但仍秉持健康的生活習慣：「嚴格要求她們早睡，因為足夠休息很重要，即使她們已投身社會工作，我仍要求要12時前回家，她們亦很理解，懂得安排工作和社交時間。」

對教育界貢獻甚多的鄭慕智，被問及會否考慮未來出任教育局局長？他搖頭笑言：「若年輕40年或會考慮，不過大學時期已感覺自己不適合『服從性』高的政府工作，所以多年來都是加入政策商討，而非執行的崗位。」

■記者 吳希雯、鄭伊莎

中大MIT 組隊奪SODA 種子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與麻省理工學院（MIT）學生組成的團隊StreeTalk，日前在上海開放數據創新應用大賽（SODA）中，憑「深度學習下的城市影像分析」項目，從212件作品中脫穎而出，進入十強，獲頒SODA種子獎。

SODA大賽是內地首個開放數據應用比賽，今年以「城市安全」為主題，吸引了全球431支隊伍、超過1,500人參與，當中不乏來自亞馬遜、微軟、騰訊科技等知名企業，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著名學府的队伍，作品涵蓋社會治安、道路安全、金融安全和食品安全等多個領域。

StreeTalk成員包括由中大太空所所長林暉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張帆，及MIT博士研究生劉瀏和周博磊。他們的參賽作品「深



StreeTalk 成員張帆（左）及劉瀏。 中大供圖

張帆（前排中）與麻省理工學院可感知城市實驗室成員。 中大供圖

度學習下的城市影像分析」利用前沿的計算機視覺和深度學習技術，對大量街景圖片進行處理和分析，當中利用上億萬人次對街景圖片進行的感知評分，包括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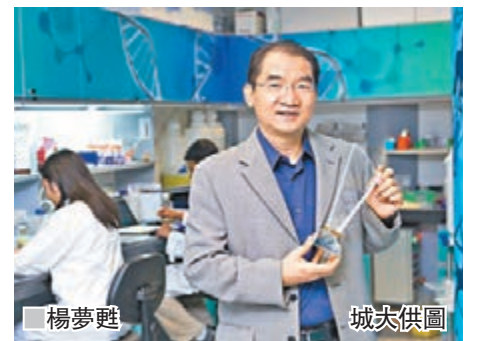
性、活性及整潔度等，最後開發了一個計算機深度學習模型，模擬城市居民對城市空間的感知和偏好，繪製出城市空間感知地圖，為城市規劃的政策提供參考。

城大學者研生物晶片獲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系主任兼楊建文生物醫學講座教授楊夢甦憑藉在生命化學領域的傑出貢獻，獲頒2016年「藥明康德生命化學研究獎」，其獲獎項目為「基於生物芯片的細胞與生物分子檢測技術及產業化」。

自1994年加入城大，楊夢甦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生物晶片技術和納米技術在分子診斷和新藥開發的應用。楊及其團隊通過結合微加工技術及分子生物技術研製生物晶片，以分析複雜的基因網絡和細胞之間的交流，了解人體內基因與細胞的功能，為疾病早期檢測及診斷提供精確無誤的資料。

藥明康德生命化學研究獎於2007年經中國科技部批准成立，旨在嘉獎和鼓勵中國醫藥研發領域在科研創新、成果推廣及高新技術產業化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優秀科技人才。楊夢甦對獲獎表示高興，獎項



楊夢甦 城大供圖

是對城大生物醫學研究的認可。近期楊夢甦和團隊致力研究癌細胞在不同環境中的轉移，以及使用納米技術對癌細胞作針對性破壞。團隊正在研究利用納米材料的複合性能，把腫瘤靶向定位與遙控熱療治療結合，專家由動物實驗發現針對原位腫瘤和轉移腫瘤均療效顯著，下一步是把這個項目推向臨床應用。

客家人與曾大屋



今天人們常說的「新界五大族」，分別是指錦田鄧氏、上水侯氏、上水廖氏、新田文氏及粉嶺彭氏，他們的祖先在宋初到明初期來到香港，與其後裔在香港居住已有近1,000年的歷史。不過，除了本地人外，香港早期還居住了操其他方言的族群，他們和本地人構成了香港多元族群和文化。

早期殖民政府已對香港島及九龍居住的華人以方言劃分。1895年，曾在香港政府任職的歐德禮（E.J.Eitel）出版了《歐西與中土》（Europe in China）一書，他將在香港島和九龍居住的中國人分成3個種族（races），即本地（Puntis）、客家（Hakkas）

和鶴佬（Hoklos）。

這分法在1898年英國政府租借新界後，在施政上更是廣泛應用。英國於1899年正式佔領新界前，派遣輔政司駱克（Stewart Lockhart）勘查新界地區，駱克向英國政府提交《香港殖民地拓界址報告書》，將華人居民根據方言也劃分為3個種族：「本地」、「客家」與「蠻家」（即水上人），並且仔細統計和記錄了各村落的人口組成。

據香港政府在191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當時香港共有444,664人，族群之分變成了本地、客家和鶴佬，水上人因人口不多而併入鶴佬（閩南）中，當中本地人和客家人已佔人口96%，其他方言群體的人很少。新界地區的本地人和客家人的比例大約是6：4，客家人在新界區的人口完全可和本地人分庭抗禮，兩者人數的差別不到4,000人，而在新界北區的客家人口比那裡的本地人稍多。

客家祖先居港約300年

客家人祖先主要是在清康熙復界時，從五華、興寧、梅縣、惠州等地方遷移過來，居港接近300年。不少客家人是在香港開埠前後，因廣東生活困苦而南下香港謀生。

那時的香港需要大量勞力，也需要各地人才開發。五華人具備採石的專業技術，因此吸引了大批五華人前來，他們多在市區從事建築工作。

著名例子是五華人曾三利（又名貫萬），16歲與兄來港以開石謀生，在茶果嶺一帶當工人，後因技巧出眾而成工頭。曾三利極有商業頭腦，發現香港的城市建設需要大量石材，於是拿出微薄的積蓄，到筲箕灣阿公岩開設三利石廠，經營打石業務，生意愈做愈大，日後很多政府工程也採用三利的石材，如舊最高法院和薄扶林水塘均由三利石廠供



沙田曾大屋。 資料圖片

應石材。坊間流傳着曾三利致富的故事：說他有一天因為要為工人準備食糧，於是以高價800錢在街市購入16罈鹹魚，鹹魚罈非常沉重，人們都笑說他買的鹹魚罈是好商用石頭墊底，只值100錢。不過，後來發現鹹魚下面藏有大量金銀，曾三利遂成為富翁。原來海盜把劫得的財物收藏在鹹魚罈中，卻因政府掃蕩而流入街市，陰差陽錯落在曾三利手



沙田曾大屋。 資料圖片

上。不過，曾三利從不承認此說法，曾氏後人也說這是杜撰的故事，曾家發跡主要是靠勤奮和技術。

曾三利致富後，在人煙稀少的沙田頭村旁購買大片土地，興建大宅，聚族而居，成為今天的曾大屋。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邱逸 學院網址：www.cuscshd.hk